

嶺南篇



飛髮

喂呀呀！敢問閣下做盛行？
君王頭上耍單刀，四方豪傑盡低頭。



——題記

楔子

「飛髮」小考

清以前，漢族男子挽髻束於頭頂；清代則剃頭紮辮，均無所謂理髮。

辛亥革命，咸與維新，剪髮勢成燎原。但民國肇造期的「剪髮」，把辮子齊根剪斷而已，髮梢披散，非男非女。髮而能「理」，決定性條件乃西洋推剪之及時傳入。有了推剪，中國男人才有延至今日之普遍髮型。

「理髮」之英文表述，是 to have a haircut。Cut 者，切割而已，就與「髮」之動賓配搭而論，規範化漢語把它演繹為「理」，言簡意賅。

不過粵方言自有特點，廣府人善於吸納外來詞並使之本土化。例如「理髮」，地道粵方言要說「fit 髮」，把 fit 讀得更輕靈，便成「飛」。何以粵方言棄 cut 而選 fit？首要，是 fit 之核心內涵乃「使之合適」，把頭髮修整得合適，正好跟「理」相符。「飛髮」即「fit 髮」，其有上海話可資佐證。自十九世紀中葉出現洋涇浜英語迄今，上海俚語把配備傳動裝置的小機械稱作「飛」，如單齒輪作「單飛」，三級變速自行車叫「三飛」。洋涇浜的「飛」，已被確證為對於 fit 的借用。異曲同工，粵方言借 fit 指稱理髮。

民間另一「橋段」即與配備了彈簧的推剪相關。剪髮師傅是用推子和剪刀來剪髮，每推一下，手部都有一個向外甩的動作，把顧客的頭髮甩至一邊，因此便有了「飛髮」一詞；而近更有一說，源於男髮剪技之「鏟青」，亦作「飛白」。鏟也要鏟得有層次，可看出漸變效果。此「漸變」，便是英文的 fade，也就是飛髮之「飛」。由此源自西方的「barber shop」，便順理成章，成為港產的「飛髮舖」了。



—

年初的一次春茗。我的朋友謝小湘對我說，你們中文系，真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。

我擺擺手，表示謙虛。

我和小湘算是校友，但在校時並不認識。他是讀電機工程的。他爸是港島一間酒樓的主理，機緣巧合，在一次朋友的婚禮中相識。他每每和我飲茶，總是會告訴我一些學系的新聞。大約因我深居簡出，他四處包打聽的性格，是有些討喜的。

他說，真的，我前些天遇到了你的師兄，翟博士，他開了個理髮店。

我一時愣住，頭腦裏風馳電掣，想起了翟健然。高了一級，跟系主任研究古文字。博士論文研究楚簡，四年，認出了五個半字，在當時的學術界還引起過不小的轟動。畢業以後，傳說他在新亞研究所做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員，許久沒有聯繫了。

我於是明白了小湘說的「藏龍臥虎」。是的，近年來，我們中文系不走尋常路的同窗，的確不少。在一次文化部組織的活動上，我和學妹小哲驚喜相遇。才知道她早就放棄了對「新感覺派」的樂理研究，投身梨園，已經是香港粵劇界

嶄露頭角的花旦。依稀談起當年我給她帶導修，說，師兄，我大二古典小說課程演講提到任白，唯你一個還能聊得上，我就覺得自己得出來闖一闖。至於闖得更大的，是我同門師弟陸新航，博論跟導師研究湖畔詩派。前段時間，還在巴士上看到他巨大的照片，寫著五星導師。才知道已經躋身補習行，是業內甚有名望的「四小天王」。同學聚會，他自謙下海不過是要給女兒買奶粉。旁邊同學起鬨，瞞不過上了新聞啊，「天王陸生斥半億，喜購康樂園躍層別墅」。

但是，翟師兄開理髮店這件事，還是有些超越了我的想像。印象中的他，頭髮有些謝，終日穿一件深灰的美式夾克，見人臉上總是有謙卑的笑。但只要不見人的時候，立刻換上了自尊而清冷的表情。

五月的一個周末，我收到了一張甲骨拓片。是個搞現代藝術的朋友，要做一個專題展，叫「符語千年」，大約是有關中國巫文化的。他電郵中說，這是新出土的甲骨，上面有些字不認得，請我找人幫他認一認。

我忽然想起了翟健然，就找出小湘給我的地址。

當我到達北角時，太陽已經西斜。我沿著春秧街一路穿過去，才發現，這裏已經和我印象中的發生了很大變化。早就聽說要仿照台北的松山，做一個文創園區。沒想到幾年間已經成形了。路兩旁的唐樓，都帶著煙火氣，保留了斑駁的外牆，甚而還能看見五十年代鮮紅的標語痕跡。牆



上裝有簡潔的工業風的外樓梯，雖也是復古的，但因為明亮的紅色，卻帶著勁健的新意。我想一想，原來是《蒂凡尼的早餐》中防火梯的樣式。大約走到了以往麗池夜總會舊址，已經是一個廣場，這才看見有一些肥胖的鑄鐵雕塑。這些人形沒有面目，或坐或臥，都是很閒適的樣子。我立刻意會，這是本地一個藝術家的新作。他的雕塑系列「新歡·如胖」(For New Time's Sake)，分佈在這座城市不同的地點。比如油塘地鐵站，或是灣仔利東街。這些作品中的形象一律是富足而悠閒的，有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表情，或許寄予了對本地人生活的巫盼。其實香港人是如何都閒不下來的。我就在轉身的時候，看見了「樂群理髮」的標牌。

這幢紅磚牆的獨立建築，在廣場的一隅，不知是什麼名堂。外面是轉動的紅白藍燈柱，在香港其實也很少見到了。

我確認了一下地址，推門進去。門上有鈴鐺「噹啷」一聲響，提醒有客人進來，也是復古的裝飾。店裏有人迎出來，正是翟師兄的臉，掛著殷勤的笑。他招呼我，問我預約了幾點。我說，我並沒有預約。他說，不礙事，正好有個客cancel了appointment，他可以為我服務。

但是，翟師兄始終沒有認出我來。我一時竟不知怎麼開口與他敘舊。他的模樣依舊，並未老去，但神情昂揚。穿著潔白的制服，身姿也是挺拔的。更不可思議的，頭上竟是一頭豐盛的黑髮，用髮油梳得十分整齊。

在我愣神的時候，他問我怎麼剪。

當時我的眼睛，正盯在牆上掛著的一張貓王海報。艾爾維斯·普萊斯利，在這店裏昏黃的射燈光線中，淺淺地笑。

翟師兄站在我身後，微笑說，雖然依家興復古，但這個「騎樓裝」，還是有點誇張哦。

我這才回過神，說，那，那就稍微修一修。

「修一修。」這個似是而非的要求，往往會讓理髮師和顧客，都有台階可下。

但是，翟師兄卻忽然現出肅然的表情，道，到我這裏，怎麼可以修一修。來，我給你推薦一個髮型。

我嘖嘖著，以為他會拿出一本日錄給我挑，這是一般髮廊通常的做法。然而，他指著櫥窗玻璃的一幅招貼畫說，我只剪這六種髮型。我放眼望去，這張髮型示意圖是以手繪的。模特都是歐美人的樣子，暗影呈現深邃的輪廓，頭頂一律用白色標記了耀眼的高光。

每張圖底下，有英文的注釋。比如 City Slicker、Aristocrat、Valentino、Executive。在一張看起來十分浮華，佈滿了波浪的髮型下頭，寫著「Play Boy」。

翟師兄跟著我的目光，詳加介紹說，這個「水浪渦」靚仔得來，但打理起來好麻煩。「九龍吊波」就好些，出街冇問題。

他返身看一看我，依你的頭型，剪這個「蛋撻頭」最正。既然懷舊，就做足。



這煙火氣的名字，讓我愣一愣，看不出怎麼像「蛋撻」，但卻似曾相識。他瞧出了我的猶豫，便說，潮流就是這樣。興足十年，兜兜轉轉又十年。當年《Casablanca》裏頭的Humphrey Bogart 就是這個髮型。

我頓時明白為什麼覺得眼熟，於是點點頭說，那就這個吧。

坐下的時候，我的心情很複雜。因為我在翟師兄的眼中，只看到了面對一個陌生顧客的殷勤，以及職業性的微笑。我想，即使並非同門，但畢竟在一個系裏呆了四年的時光。記憶竟然真的可以了無痕跡。

他走到了牆角，打開一只電唱機，又彎下腰，挑揀了會兒，才將一張黑膠唱片放進去。音樂響起來，瞬間就將這店裏的空間充盈了。沙沙地響，圓號和薩克斯風的前奏，是久遠前灌製唱片的信號。即使許久沒聽爵士，我還是認出來，《Summertime》。比莉·哈樂黛的聲音，永遠略帶苦難感。

翟師兄按了一個按鈕，開始將理髮椅緩緩降下，我的臉衝著天花板。聽著音樂充盈著空間，讓不算狹窄的店堂，忽然顯得擁擠。

翟師兄給我乾洗頭髮，手法十分輕柔。我的眼睛，停留在了天花盤旋的裸露的排風管道上。我看到一滴冷凝水，與另一滴聚合在了一起，越來越大，就快要滴下來了。

這時候，我感覺到眼睛上一陣溫熱。翟師兄將一塊毛巾覆在我的臉上，同時聞到了植物清凜的味道。黑暗裏頭，

我聽到他說，這是柑葉精油，能夠放鬆心神。聽爵士，要閉上眼睛。哈樂黛的聲音，像一個黑洞，進去了，就一眼望不到頭。你知道嗎？我第一次聽《Strange Fruit》，聽到淚流滿面。

說到這裏，他的語氣輕顫了一下。其實此刻，我努力想睜大眼睛，看一看翟師兄的神情。我回憶在大學裏的每一個和他交談的線索，他的寡語、不苟言笑，都恍如隔世。

包括在頭頂工作的一雙手，按摩間的停頓和敲擊，也讓人躊躇。當我終於想要問句什麼，他告訴我，頭已經洗好了。

他用吹風機將我的頭髮吹乾，然後說，我要開動了。

翟師兄拿出一只電推，在我的後腦勺動作，手法十分嫺熟。我面對著落地大鏡，看到他專心致志，這倒是有幾分印象中面對古文獻的情形。此刻，我放棄了喚起他記憶的想法，於是有充裕的時間看清楚整個店面的陳設。雖然牆體用原木砌成，沒什麼多餘的裝飾，走的北歐路線。但細節上，卻有許多歐洲 barber shop 的痕跡。取光的玻璃櫃裏，擺著品牌的洗髮水、潤膚皂，甚至還有不同款型的鬚後水。普普風的大幅電影海報，鑲嵌在鍍金的畫框中。桌椅，包括他特製的工具箱，都規則地鉚著銅釘，是略有奢華感的暗示。

我從鏡中看到對面的牆上，貼著許多的黑白照片。有風景，也有人。仔細看去，大都是本地風物，拍得非常有韻味。光影之間，竟讓我聯想起喜愛的攝影師何藩。其中一



張，我一眼認出，是在港大附近水街的甜品舖「有記」。照片上的女人，是我們都十分熟悉的老闆娘。她以精明著稱，但對學生仔，永遠有一種寬容慈愛的神情。

我不禁說，這些照片，真好。

別動。翟師兄略使了一下力氣，將我的頭扳正。然後輕輕說，我過去這些年，都花在這些照片上了。

我心裏倏然漾起暖流，雖然不知道他何時有了攝影的愛好。但是感慨，師兄原來以這種方式，記錄下我們共同的母校時光。

我說，「有記」去年關門了啊。

他說，嗯，是啊。

我發現他在用推刀時，話少了很多，似乎神情也肅然起來。我想，這樣好，還是以往的翟健然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改用了剪刀。在兩鬢鏹青的上緣修剪髮梢。這時唱片放完了，我只聽到耳畔有極其細碎的聲音。嚓嚓嚓，嚓嚓嚓，好像蠶食桑葉。

他說，再沖下水。

他給我擦乾頭髮，一邊問我，等一陣出去係傾公事，還是去 party?

我愣一愣。

他笑說，莫誤會，我要為你塑形。不同場合，塑形的方方式不同。

我說，其實沒什麼所謂。